

《北上》:一席流动的运河盛宴

本报记者 高心同 通讯员 朱嘉明 陶欣园



3月22日晚,大型话剧《北上》在湖州德清大剧院上演。

最近,《北上》IP掀起不小水花。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和爱奇艺同步开播后,收视率一路高歌猛进。

3月22日,升级版话剧也在湖州德清大剧院登陆。此前,它已在杭州、双城演出中收获盛赞,此次再度打磨升级,将沿着京杭大运河开启全国巡演,一路北上,备受期待。

这也许是原著小说作者、《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的“满园桃李”。以京杭大运河为轴心钩沉百年历史,被誉为“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的小说《北上》,在2019年为徐则臣斩获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品还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入选“2018中国好书”。此外,它频登年度榜单,达成10余个语种版权合作。

回到故事萌芽的时刻,徐则臣和大运河缘起何处?大运河又何以频频叩响他创作的门扉?对作品的改编,作者本人有何感想?

春暖花开之时,记者在浙江见到了徐则臣。

大运河,流进一部故事中

“这次带着《北上》回到杭州,不仅是我个人的故地重游,也是这部作品的故地重游。”

3月22日,在杭州博库书城,徐则臣和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以《一条大河,由此溯流北上》为题举行读书会并展开对谈,徐则臣用“重返”来形容杭州一程。他回忆,当年写《北上》时,特地从武林门码头坐船到拱宸桥,感受了杭州段运河的水文。巧合的是,小说对这段路线也有复现——同样是在武林门码头,小波罗遇到了挑夫和邵常来。

“最初想写运河完全是一种顺其自然,因为它是我熟悉的材料。”身为江苏人,徐则臣从小在水边长大。牵牛过河、摸虾、游泳、在冰河上溜冰、骑车……在他玩具匮乏的童年时代,河流成了他和伙伴们的乐园。后来,他去淮安上大学,学校10分钟步程外,依然是泊泊的运河。

18岁开始写小说时,第一个进入徐则臣脑海的,正是这条大河。但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它即将环绕自己近30年,甚至更久。

而《北上》的问世,来自一份写作“订单”——此前,一位北京朋友读了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很受故事中的运河打动,但没看过瘾,问他能否再单独写一部以运河为主线的小说。徐则臣拍桌子说:“可以,就这么干!”

“我没见过别的运河,但我了解我身上的血管,大运河经行中国南北,就像动脉血管贯穿我全身。”小说人物浮动在运河两岸的声音,形同作者的腹语。故事中的运河就像一

条脐带,勾连起个人的呼吸和时代的脉搏。

四大名著、《三言二拍》《金瓶梅》《聊斋志异》……作为古老中国南北交通的“人工动脉”,泱泱运河也扮演着中国文学忠实的题材,串联起浩荡的文学史。

“某种程度上,贯穿南北的一条河,也维系着中国内在的联通与和平。它好像一条大动脉,让一个国家从头到脚贯穿起来,活起来。”于作家本人,这湍湍河水声,或许响动着超越生活本身的哲学内蕴。

流动、包容、联通、对话,不难发现,这些关键词绘构着《北上》中的运河精神。一河之上,意大利探险家小波罗的相机、罗盘与写满意大利文的日记,与运河沿岸的漕帮、船民、手艺人发生着文化碰撞与对话。一河之中,前有漕运废止,后有运河申遗,前有青年壮游,后有学者寻根,衰微与复活,丢失与寻觅,古与今完成镜像的映照与互文。

河边事,淌出文人情怀

“我很好奇,《北上》中开头的那封信,以及马福德的事情是真的吗?”“都是假的。”徐则臣斩钉截铁地将读者“拉出幻想”。他在《北上》开头已设提醒:这不是一个历史小说。

然而,读者的这份困惑,恰好侧面证明了徐则臣的本事:能把假的写成真的。

虚构一方文学宇宙本身已是不易,虚构历史题材小说更是难上加难。一如翟业军教授在读书会上的提问:故事从晚清意大利人小波罗和落魄翻译谢平遥等人一路北上讲起。怎么讲好百年前的故事?如何处理这太过遥远陌生的经验?

对此,徐则臣答了三个字:硬知识。

何为硬知识?就是小说中客观的背景和细节。徐则臣认为,作家作品和读者建立联系,取得信任,靠的就是这些扎实的细节。

“比如说,小说有一处情节是,在扬州,几个晚清遗老间谈到慈禧。我最开始写的时候,写他们一抱拳脱口而出说‘老佛爷……’。这三字刚刚落笔,我的心头突然掠过一丝犹疑:那个时代人们是这样称呼慈禧的吗?后来查资料发现,那时这样称呼的只有她身边的宫女、宠臣、太监,和现在电视剧的不一样。”

为创作《北上》,徐则臣曾花费四年时间考证运河的改造、沿岸城市风貌甚至老相机的历史细节。所谓“考证”并不是信手拈来,而是通览大运河相关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对比多个历史样本,还原历史现场。

“以北运河边的天气为例,某份游记提到某年某月某日经过这里时下小雨,在另一份日记里这一天可能是大雨。有人说他们

这时没水喝,只能直接喝雨水。还有人说雨水不洁,他们用蒸馏装置对雨水消毒后才能服用。”徐则臣回忆起这些细节时眯起双眼,仿佛一个侦探,他说作家需从错综的信息中自行甄别真相,将各种事实综合出一个无限趋近真实的最大公约数。书目正式出版前,他也没少请各行业的专家作故事的“检修员”,为真实性把关。

相信读者也透过书页,看到了一个考古学家般的作家。依然是在读书会上,徐则臣和读者分享自己经常放在案头的纸张上,写满了名字。那些,都是在他脑中盘桓多年的小说人物的姓名。

“《北上》里谢平遥的名字我就起过三个——谢平阳,谢平凉,谢平津。这些无一例外都是地名。以地名为名,人物会自带一份厚重的历史感。最后敲定‘谢平遥’是因为,‘平’是我喜欢的字,而‘遥’意味着远方,贴合人物向远方探寻的特性。”当读者对人物名字的来历产生好奇,他立即开心分享,像一个个孩子展示自己珍藏已久的糖果。

“搞定硬知识,并非独属于涉史题材写作的功课。论考究,其他类型的作品也是一样的。归根结底,虚构不是靠坐在原地漫想,而是根据现实,一点点把我虚构的东西推导出来。”在和记者交流中,有别于书中那时常谈笑风生的画外音,身为作家的徐则臣表现出了对创作的高度严肃。

《北上》的船,游进舞台与荧屏

“下午签书时,不小心被书页割破了手指,于是我用一张抽纸简易包扎。晚上手指早好了,但依然没有摘下来。因为看戏时我会哭,就用它擦眼泪。现在,它因泪水变得沉甸甸的。”当升级后的话剧《北上》在德清首演结束,作为原著小说作者的徐则臣和话剧主创一起站在台上谢幕。他率先向观众展示了小拇指上的纸巾,仿佛在分享一份纪念品。又动情地告白:一切正好。

随后,在告别声中,谢幕继续。台下的观众一边迈着离开的脚步,一边频频回望。台上的他们伫立良久,始终向观众挥着手。双方仿佛都不舍这梦一样的夜晚。

有网友评论,电视剧版《北上》和原著小说的关联仿佛只占了个“同名”。相形之下,话剧版《北上》以较高的还原度,让原著叙事在舞台空间中焕发生机。既通过古今双演区错落并置搭台,保留古今交织的双线叙事特点,又使用一个贯穿始终的大船装置,串联起晚清北上、老夏弃船、孙谢二人因运河结缘、邵秉义卖船、马福德抗日就义等情节。看到这些熟悉的排场,“原著党”不免会心一笑。



故乡的一座文学大山

姚振发

乡友卓介庚与我联上“微信”不算早,却总有一种“相联恨晚”的感慨。“微信运动”一栏,

是我每天早晚散步关注的数据。常看到他天天散步两万多步,几乎冠军非他莫属。这两万多步相当于十多里行程,而且,不是在平地上行走,而是攀爬崎岖山路。他每天早上4时半出发,骑行到临平公园南门,踏着晨曦登山。20多年坚持不懈,运动量不断加大,其坚韧毅力无需多言。须知,他已是88岁高龄,奇迹就出现在他身上,年轻人也叹为观止。

爬山不止,持之以恒,这不仅是他的一种爱好,锻炼身体之举,而是人生意志坚毅的展现。

走着,爬着,他自己也成了一座大山。30年出版了30多本书。一年一本的速度,也如一天两万多步似的跋涉。这30多部著作中,有小说6部、散文5部、传记2部、文史4部、影视作品5部,出版发行量达70000多册。所有撰写的著作,都离不开余杭这块锦绣土地。你看这些著作的名称,就一目了然:《劫后余生——杨乃武与小白菜后传》《苏东坡到余杭》《太炎传奇》《茶圣陆羽》《沈括》《名人咏余杭》《运河古今》和《江南佳丽地》《枇杷

女》……这是一座光彩夺目的文学大山。

介庚与我同为出生在古镇塘栖的传媒人,平时各忙各的。联系虽少,但每有新作,都不忘互寄。当然,我不能与他比。他写了30多种,我只是他的一个“零头”。今春我有一册小书寄他,他竟反馈了两部大书。一部《暮鼓集》,囊括了他的创作生涯记述,洋洋大观;一部《劫后余生——杨乃武与小白菜后传》,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好评如潮。正是阅读了《暮鼓集》后,我大大吃惊。他是一位业余创作者,却比专业作家还专业。见他一生写了这么多作品,我在钦佩之余,萌生了写一写他的愿望。无需多少交谈,他的著作和书信,素材丰富多彩,绰绰有余。问题是如何找到一个切入点,读着读着,脑海里蹦出了文前这个题目,我觉得这是名副其实的,他当之无愧。

他写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虽然已有小说、电影、电视剧、戏曲、评弹等,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要独辟蹊径,写他们出狱后的种种,成为一本“后传”的“始作俑者”。但是,杨乃武的后传不像《红楼梦》和《金瓶梅》那样热门,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他不怕千辛

万苦,经过搜集资料,调查考证,还杨乃武一个真实可信的本来面目。“后传”的问世,再次把这个平反昭雪后被冷落的乡贤,搬上人间的屏幕。他认为,杨乃武一案虽然平反了,但“平而不反”,只是保留了两条性命。杨乃武与小白菜在饱尝了三年铁窗苦难之后,也未能洗却社会不负责任地泼向他们的污泥浊水。他创作这部小说,正是要洗去泼在他们身上的污名,恢复他们正直善良的本性。

他决心创作这个题材,却并不轻松。要翻开一百多年前错综复杂的史料,阅读浩如烟海的问世作品,其中一些无端的编造、戏说、歪曲之作,他也绝不放过。只有洞悉,才能拨开云雾。他寻找采访杨乃武的后代,采访和杨乃武有关系的友人,处理好历史的真实与小说的虚构关系。他尊重历史事实,发挥创作想象,笔下绝不放肆。他历经5年,终于实事求是地还原了主人公的狱后生活,布排了曲折巧妙的生动细节,找到了两个活生生的清白灵魂,几经删改,从50多万字削减到31万字,终于完成了13章的长篇小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一上架,临平书店一个月即销售

300多册,相比平时一般文艺书籍销售数增长了几十倍。

他写《中华英才章大炎》一书,可算是啃一块“硬骨头”。全书挖掘了许多新史料,用147个小故事,穿插了章太炎的诗文,通过时间的纵线展现他曲折复杂、跌宕起伏的一生,把革命和学问交融在一起,让你读懂章太炎。因而,这部作品获得了章太炎孙章念驰的首肯:“这既是一部正宗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雅俗通赏的文学作品。”

对故乡的爱谁也难以割舍,因为生命与之交织。谁不说俺家乡好?当我写上自己的籍贯“塘栖古镇”时,有着无比的骄傲。但是,你对故乡有多少了解呢?这座古镇的前世,数百年历史深不见底,所知无几;今生现代的发展,又眼花缭乱,陌生模糊。故乡只是缠绕于心中的一张网,虽遍布于全身的血脉,却只是若隐若现。

在卓介庚这座文学大山面前,你才觉得

自己多么渺小。是他,是他撰写的数百万文字,是他诉说的喜怒哀乐,在帮你补上一课,让你接触到故乡的灵魂,把对故乡抽象的爱,提升到深层的挚爱。

书讯

《中国的运河》

史念海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运河》是史念海先生推进历史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书以运河变迁为切入点,网罗历史事件与其中的人事变动,让我们看到了运河那交织着无数赞歌和悲剧的历史,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与运河的盛衰息息相关的社会图景。史先生也以此书跨出传统沿革地理研究,向读者展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与地理变迁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中国的运河》同时兼顾了历史的质感和现实的品格,开启了当代中国运河历史研究的先河。

该书初版成于1944年,其后史先生根据四十多年的野外实地考察所得,大幅增补充实甚至重述,成就了今天的这个版本。此次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此书,除修订差错遗漏外,更对书中47幅地图全面精修,弥补了此前字小模糊的缺憾。



《刘伯温与哪吒城》

陈学霖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解读北京建城历史的知识性普及作品。

北京作为一座绵延千年的古老城市,也是元、明、清三朝的都城,自诞生那一天起就流传着许多神奇瑰丽的传说。其中,建城是一亮点,一直有刘伯温以莫测的神机妙算,受天庭三太子哪吒的点化,建造了形如八臂哪吒的北京城之说。

历史学家陈学霖先

生专注这个领域研究多年,在本书中以翔实的史料,一步步抽丝剥茧,理清了这些传说的源起、发展、传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

度的探讨,从高层次的角度揭开了刘伯温修建北京城的历史真相,是一部妙趣横生,见解独特的历史读本。



书评

在时代长河中寻找文明传承的密码

近九百年前,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负圣像随宋室南渡,被宋高宗赐居于浙江衢州。此后,孔子后裔便将儒家文化的星火播撒于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大地,逐渐形成了孔氏南宗。吴锡标先生所著的通俗读本《南孔文化》,让人跟随其质朴纯澈而意蕴深刻的话语,在茶香与典籍间触摸南孔文化跳动的脉搏。

该书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便是行文畅达、文风质朴。

书中鲜有艰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也没有枯燥乏味的史料堆砌,巧妙地将学术性与通俗性融为一体。无论是学者,抑或是文史爱好者,都能在这场文化之旅中找到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让南孔文化走进大众的优秀普及读物,为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入寻常百姓家提供了一个样板。例如从“权以州学为庙堂”的深层原因、“阙里”究竟是否衢州方言“家里”的意思、孔洙“让爵”既具有维护宗族和睦更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双重意义等问题的阐述中,均可见作者思考缜密、不流于俗。

尤为可贵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者并未止步于方志谱牒的爬梳,而是亲赴磐安、东至、萧山、沟溪、庆元等若干南孔后裔聚居地以及与南孔相关的一些地方,获取宝贵的一手资料。长期的学术积累、翔实的文献史料和实地考察所得,使得作者在行文时如潺潺流水,不显生涩,却字字可考,处处有据,充分彰显治学态度之严谨。

本书最具前瞻性的洞见,莫过于以下两点:一是置于“重要窗口”建设的格局重新审视定位南孔与南孔文化,认为南孔不仅是衢州之南孔,更是江南之南孔,乃至世界之南孔。二是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对南孔文化的历史内涵、文化精神及当代价值作了不同以往的科学把握,认为南孔文化不仅是浙江文化印记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阐释了南孔文化与中华文明五大特性交织共融的属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拓展和提升了南孔文化基因解码工程的格局与高度。

合卷沉思,南孔文化恰似钱塘江潮,既保持着来自黄河文明的记忆刻痕,又在东海浪潮中塑造着新的形态。本书不仅是对南孔文化的一次全面梳理与致敬,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深刻反思与展望。

(作者梅新林,系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